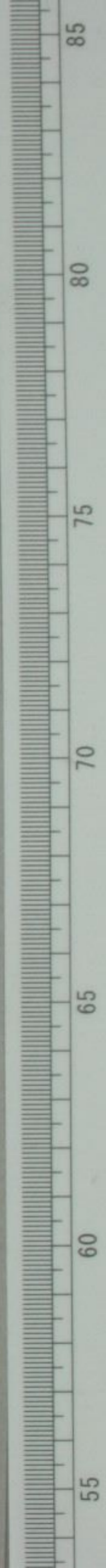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86



文庫 11  
D 292  
86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錄軍國軍事 前書右相 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賡等修

聖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安世

鄒浩

田畫王回  
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牧判官為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

010190562544

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  
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  
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  
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  
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  
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  
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  
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  
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  
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

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  
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  
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  
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登進士  
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  
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  
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  
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  
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  
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

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權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凶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驩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爲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嬪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各辭申言之甚切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

殿脩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旣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遲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

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卽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旣貶詔應天少尹孫馨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馨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旣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卞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

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  
路倘居其官湏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  
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  
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  
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  
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  
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  
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  
家居未嘗有惰容又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  
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旣老群賢凋喪  
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  
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  
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  
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  
不荅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  
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  
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  
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  
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

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帥毋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

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



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悖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悖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

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

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藹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謹論禦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慨慷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  
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  
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  
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  
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  
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  
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

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  
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安然御史詣之對曰實嘗預議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卽  
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祖洽  
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岑象求王覲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  
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  
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

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  
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  
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  
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  
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  
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  
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  
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識者或以此韓愈諫臣論  
誕任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  
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  
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  
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  
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  
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旣  
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  
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  
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

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誓忠不立言堯舜禹湯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

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璿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璿，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璿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移時至，箕踞，評語璿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薺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璿、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璿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璿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璿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

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  
璿亦安置通州璿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  
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  
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璿徙  
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  
徙告且命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  
死璿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失措  
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璿曰然則何用許使君  
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  
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  
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慙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  
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慄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  
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  
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  
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璿平生論京下皆  
披摛其處心發露其情愚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  
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璿謙和不與物競閑  
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  
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

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  
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  
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  
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  
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道聖以學問氣節  
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  
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  
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  
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毋曹子不入

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束濕撫民  
如傷縣枕泣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  
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  
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  
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  
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  
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  
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  
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  
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



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  
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  
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  
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  
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  
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  
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  
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  
傳王瞻生皇鄣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

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

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  
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  
嘗聞脩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  
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雉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  
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  
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  
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  
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脩今中丞爲屬非所  
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

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

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免以盡忠

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  
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會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  
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終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 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  
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

一

鞅之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堦出西方次升請脩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闈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卽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勝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勝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鄭居中儉佞由是惇卞交

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  
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卿士而爲宰相傳風旨邪惇  
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  
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  
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  
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  
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  
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  
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  
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  
不云諛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  
達旣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  
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  
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  
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  
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  
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  
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  
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  
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脩撰繼又落脩撰除名徙建昌

編管循州皆以論京下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覲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雋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明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竈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咸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

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說說出知宿遷  
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  
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  
入爲秘書自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  
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  
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內將  
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  
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  
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  
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  
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  
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  
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  
願早摠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  
京與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  
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  
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  
洵武內行污惡播紳不齒豈可泮穢史筆向宗回宗良  
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

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  
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  
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  
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  
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延籍祖宗  
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  
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  
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  
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衷獎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  
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寬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

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  
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  
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  
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旣而惡  
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旣上章復以  
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  
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  
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  
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



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蓋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體四韻事尤方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疾之欲盡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事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卽與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

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  
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  
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宮至  
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脩撰入權兵  
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  
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  
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真拜  
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脩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  
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  
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

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  
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  
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  
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  
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  
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  
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丞旨  
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爲文  
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  
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旣死并其母妻

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  
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第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御  
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與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  
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遷侍御  
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  
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鞫  
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排斥不  
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據  
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

汝霖能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  
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棄  
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  
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寇至  
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  
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之超贈龍圖  
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  
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

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  
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  
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士第調銅梁  
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  
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  
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  
適爲汝主之爾不然盡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  
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  
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  
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恩寧制科時王安石  
從政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  
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  
不聞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  
幾堯舜顧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  
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喪阻神  
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  
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  
在茲一舉矣安石旣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  
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人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

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中  
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鑿陶奏召還  
之李杞蒲宗閔來摧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  
南十不及一諸路旣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摧茶園本是  
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實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礬不  
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在陷刑辟非陛下  
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  
稅或徃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  
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  
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  
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  
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  
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  
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  
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  
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  
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  
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  
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  
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玪蒲宗

閱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爲朱  
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當徇至公  
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  
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  
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  
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  
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瀘西成都路轉運副  
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  
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  
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

丹歸乞脩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  
河北殊不知河北有驚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  
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  
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而言  
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  
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  
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  
司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  
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

脩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  
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  
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  
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  
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  
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  
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  
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  
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  
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

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  
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  
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  
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旣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  
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  
橐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  
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  
甚衆惟夫邪止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  
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會布因  
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 判官

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  
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  
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  
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  
欲引以爲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  
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事編管虢州再徙鼎  
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  
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  
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權監察御史以親老求  
通判相州知洛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  
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  
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  
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旣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爲身謀或  
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  
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  
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旣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  
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  
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  
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



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  
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  
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  
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  
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  
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  
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進不根之語文  
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  
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  
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  
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  
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  
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  
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  
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爲  
腹心立起狂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  
也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  
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  
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  
州繼徙象又徙化徙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

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  
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第大壯少有重名  
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會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夫  
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夫爲御  
史大壯勸使早去夫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諡慈靜  
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哲信  
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  
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皇  
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

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紹聖治  
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  
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  
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各願脩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  
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  
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  
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  
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  
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  
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

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工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

布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兼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羸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

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以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

俗一談不俾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寇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偷之柰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竒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鷓畜之久終

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正仙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

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亭之意陛下項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楊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

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大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

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

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  
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  
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  
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  
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  
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  
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  
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  
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不  
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  
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  
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  
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  
揀拔士如轉巨石雖有竒特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  
甚可歎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  
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  
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  
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  
太常博士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  
運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

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柰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辦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



諡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  
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  
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衆  
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會布始以安民數憾  
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會布亦恨於是  
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它日帝  
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何也安民曰  
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  
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  
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  
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會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  
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  
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爲諫官會布沮之以提點永  
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  
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  
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  
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  
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抹蔡確以直報  
怨陶言權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

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  
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  
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  
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鉤斬祛之隙而終不能移  
姦邪先入之言决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  
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旣仆卽起已去復來至於阡危  
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  
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羣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  
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出來遠矣  
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判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孫馨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弟漢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

孫鑿字叔靜錢塘人父直官徙揚之江都鑿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林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鑿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縝鎮長安辟入府縝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鑿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旣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

兵天下幸甚鑿何爲者京默然旣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鑿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鑿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于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鑿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宅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通靖鑿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

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藝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餉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耳古者用帥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餉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棗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

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爲陸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卽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爲工部員外卽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筭學議以黃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亦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興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訴謫監衡

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爲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爲言取燕必召黼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豪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

斥宮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未與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父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書昭玘求祕閣法

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

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它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克饑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爲潁川吳王宮教

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祕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直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從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規塘灤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脩保塞五州爲隄道備種所宜

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浸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爲朝廷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培克荒淫亡可跋而待也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弟漢之

漢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武

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頴上縣  
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書通判衛州入編脩  
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  
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  
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  
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以  
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  
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  
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令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  
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  
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  
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  
省之日詞頭三十二下筆卽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  
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  
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旣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  
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  
殺奴市舶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  
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阻之罷爲洪州改滁州歷潭  
杭楊三州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  
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



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墮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据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卽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

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克結王中正致宰屬弁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語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

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  
筭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  
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  
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  
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  
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  
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  
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腹剝至骨斟酌不乏與足  
矣恐自竭根本邪卽奏云師必無功蓋有以善其後旣  
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請上黨對理坐貶秩元

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  
蜀按察至則奏罷其泰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  
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疇將受其敝請權熙  
秦茶勿罷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  
定俵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  
舉明年進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脩撰樞密都  
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  
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  
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

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叅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二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宅室謫知萊州徽宗卽位加集賢殿脩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旣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崇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便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富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坐謫監邕

州鹽米倉又追赴郿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  
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  
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  
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  
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  
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  
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  
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  
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  
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  
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  
安置復集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  
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妹名茶古  
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  
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崇  
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  
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  
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  
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

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待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摭撫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堯帝北郊之旨旣而合祭陶卽奉行亦不復辨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

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贇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童贇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黃廉附蔡確獄有媿贇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歛

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救三部判官簿正其數  
卽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  
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禮  
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拮  
撫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  
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  
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  
備待之異于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  
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  
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  
士進用獨後回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負闕旣  
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  
疏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爲止至訴  
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爲  
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  
罪三班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  
知澶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  
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都會官立法禁民販鹽  
衡言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  
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

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楊廬宣穎州卒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已意使常秩等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凡十議緯

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醜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大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

爲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  
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  
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  
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  
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  
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  
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問一開則言者不安  
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  
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貴張問升從而擊

之執政指爲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  
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  
鄧暹伯爲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  
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  
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  
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撫升過收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  
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水部員外郎分  
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  
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  
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



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摯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過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

夫以上率存京師求者得之爲易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留其下則是謹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張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穎州進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穎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

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襄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渚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秦寧軍節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操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濛陽縣轉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

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早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苗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旣虧四方必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淑妃賜諡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姦者宜著爲令開封

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  
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  
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  
衆爲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母兄弟  
皆見畧義不忍徃許之仍詔後子孫免行焉俄拜戶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  
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蕃財用禁奢  
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  
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  
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  
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至大事無  
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  
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  
江寧召遷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卽位判吏部流內  
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  
門謝辭甚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  
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  
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  
補外知兗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  
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爲十等

一無所增堯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陸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閔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校勘積官

太常博士乞納一絛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旣而連年水溢民遭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廷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

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爲揚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沐東門外都

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昇登沈黎嶺得句警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適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爲太后旦面質爲不可適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爲

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語嫌爲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願勿爲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爲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受重費以救敝法此

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人朝獻旦引唐南詔爲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未與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郅永壽陽延俊納土樞密院用以誅旦旦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立朝無所附徇第爲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治

官吏議者晒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布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羣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課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翔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刑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卽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憂就徙轉運判官召

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止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婦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婦成元祐初爲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治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

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撫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竇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